

炎 夏

田

塋

行

——雨森尚——

「大學生沒爆
煙？以前的大
學生每個都會
，像很威風的
樣子。」阿泉
叔背著風點火
，愉快地吐著
白色的煙圈。

因為擔任了家教的關係，使我在暑假的第五個星期才從臺北回到鎮上的家裡。

那是我回家的第二天午後。經過了一個早上的日晒熱，空氣在屋子裏澈底瀰漫，雖然打開電扇也覺得促窒悶，在房間裏轉動都懶洋洋，也不必想睡安逸的午覺。在臺北寄宿在真伯伯的家，住久了他那爽適的大廈，回到家竟受不了悶塞和燥熱，情緒也變得熱了。

我拿著內衣往洗澡間去，走過廚房時，母親見到我說：「省用點水，井太深，打水不容易。」我愛用冷水大量沖身，但當我打開水缸蓋，見只剩幾寸深的水，只好一肚子鬼計地走出洗澡間，偷偷用報紙包了一條游泳褲，又穿上鞋。母親問我去那裡？我撒謊「到中學打球。」我不能說實話的，雖然我已經算得上大人了，母親還是不准我去游泳。

我走出了屋，郁郁從露台上面叫我，她說：「我替你做了冷凍西瓜。」那是我愛吃的。我回身過去，太陽使我不能仰頭看她；我急着想泡在水裡，便同她道：「妳吃吧，留一塊給我。」就走上街去。郁郁還在背後叫「要小心！」我聽了不由輕輕咕囁着「真囉嗦！」

街衢被太陽烤熱了，人們大多躺在床上不敢出門，只有頑皮的孩子帶著滿頭被太陽曬出來的熱瘡

還滿街亂跑。繞過公所，向環桂山下的路走去。那是一天中頂熱的時刻。我走上一座水泥橋，橋那端路旁的水池閃不出一點水波光。我失望地雙手倚在欄杆上，它被太陽燙得灼人。「久沒回家，想不到這麼旱。」我心中暗道。社子河的清泉已經失去踪跡，河坑裡滿裸着石子；露兜子樹塞住河堤；河邊的一座土磚窖，寂寞地吐着一縷煙；那稻田，那稻田的防風竹林；那變電站的電線網；那遠方的水泥工廠，被一層白色的石灰掩蓋住的屋頂；長崗嶺新開的石門大圳支渠，挖出的泥土，使山腰像配着一條紅紅的帶子，使人想到要將水自低處往高地送，是多麼科學的應用。佇立了一會兒，我終於又移動了脚步，走過橋，向田間走去，向圳走去。

我跨上圳堤，灰白的水泥堤內乾涸着。水圳兩側的田少數插了秧，大部種甘藷。也有任它荒草叢生的。往年這個時候該是一片綠油油的秧田，每個池塘也該有滿塘載水的孩子。

第二道防風林那面的田屬於阿泉叔。我遠遠就看見他在田上工作，他的上身一上一下動着，同時還可聽到嘩啦的聲音，從他那兒傳到我耳中，我感到困惑；太陽很晒，汗已經濕透了內衣，我不應再向前走去，却又不願馬上回頭。結果好奇使我忍不住走下圳堤，沿着田塍路走去。原來是田壘上新鑿了一口井，井上安置了一具幫浦，抽水灌田。

「我還以為是誰呢？」阿泉叔的雙手從幫浦上的木把鬆下來，脫下斗笠，一頭亂髮迎風飄動，他一邊用毛巾擦汗，一面問我：「幾時轉回家來。」

「朝晨。」我指着井：「幾時開的？」

「兩個月前。」他說：「天公沒落水（客語不下雨），你們在街上做生意的，沒什麼影響，我耕種人那實在有慘。」

我瞧瞧他結實的臂膀，黑褐的皮膚，說道：「大畝做好啦，做嗎嘅（為什麼）沒放水？」

「聽講大後天要放水。可惜太慢，假使提早兩星期放，我的田可以全部種稻。現在大部份已經種下蕃薯。」阿泉叔在田畛上坐下，咕嚕灌了三碗茶，又從斗笠的縫中拿出新樂園，同時要遞一根給我。我搖搖頭。

他笑了：「大學生沒爆煙（抽煙）？以前的大學生每個都會，像很威風的樣子。」阿泉叔背著風點火，愉快地吐着白色的煙圈。

「早冬割了幾成穀？」我變了話題。

「五、六成丁丁（罷了）。天早收成沒好。早冬插過秧後，我上街去，你爸問我索草（除草）了沒有。我說：『秧集裡那有草可索。』」

「後來天旱。鎮長親自在聖福廟祈雨，只見天空黑壓壓，但是滴水全無。很多人連飲用的水都不足，田晒的晒，荒的荒，野草、稗仔比稻仔生得還要美。天旱的時候，蟲仔也欺負人，大部份田都成了蟲蘊育和隱藏的溫床，沒法度趕，快開井，買幫浦，但是太慢了，只救到五成稻而已。你爸問我割完稻沒有，我說『草叢裡那有稻可割。』」我聽了笑起來。阿泉叔也笑了。……

耕種人就是這樣。看天吃飯。日而日做工，汗流浹背，一旦水份不足，什麼都完了。」阿泉叔雙手一攤。

「……………」

沒等我說出口，阿泉叔又接着說：「不過，收成雖不好，但可以減免田賦稅，摩斯（否則）挑不起家的擔子了。」

「過後圳水豐足，就不必憂慮沒水啦！」我說。

阿泉叔笑了笑，把煙尾甩到口裡。停一會，他叫我道：「站在日頭（太陽）下，會晒壞頭腦，你到稻堂（晒稻場）休息一會，那裏有大樹蔭可以乘涼。我的大兒子大概也在那裡睡當午（睡午覺）。」

阿泉叔帶上斗笠，走到井旁，又握住木把開始抽水，幫浦側旁彎曲的噴嘴，爆出水花，井水咚然落入井旁的小水坑，然後起動着泡沫，閃耀地沿着更小的水溝流出去，灌滿了每一處小坑，流到田裏，每畦田較低一側的田畛，都掘了通路。水順着地勢而流，擠過掘斷了的田畛，一畦流過一畦。

阿泉叔熟練地壓動木把，井水不斷噴出來，汗也不停地在他身上淌下，會成較大的汗珠落在田地上，他整個身體就像蒸籠裏的蒸鴨，冒着熱氣。我呆呆站着，忘了日晒的炙熱，忘了沒水的池塘忘了冷凍西瓜，只傻傻地僵個不停。水像從水塔射出來，流不完似的。

「最後會流遍全部秧地的。」我想：但是太辛苦的代價。」

阿泉叔又催我到晒穀場去，吩咐我叫醒他的兒子去，把下溪水潭裏浸水的牛牽到田塍吃草。

我剛提起腳走向晒穀場，又感到熱浪襲人。我叫醒泉叔的兒子，他明年就高中畢業考大學了。我們在樹下談了一會學校的功課，他就拿起一本大代數，說要去牽牛了。於是我也離開了晒穀場，大聲向沒停下工作的阿泉叔叫道：「泉叔有時間的話，到我家玩。」然後取道回家，由田塍路走到柏油路，走過縣立中學，走過水泥橋，回到街上。經過戶外太陽的熱燻後，回到自己的家，幾乎像進了基隆的仙洞一樣，比起真伯伯的大廈還爽快，郁郁把凍西瓜端給我，又到隔壁的冰菓店盛回來一玻璃杯冰，冰塊發出輕快的聲音，還沒嚐到就沁人心脾。

秋 溪 回 鄉

當車子加足馬力爬完了最後一道紅土斜坡，山麓下那排蒼翠整齊的由加里樹，已經遠遠可望，每次回鄉，看到它，就知道自己此刻已身近家園，高興得心房怦然跳動。

故鄉哪！多甜美的辭兒！我終於又回到它的懷抱裡了。

我又重新踩着那褐色的田埂了，渾身被鄉村靜謐的氣氛包圍着，臺北所加給我的喧囂的感覺，被沖得一乾二淨。

極目所望，盡是碧綠的大地。斑鳩咕咕的鳴啼和着路旁小溪的淙淙，構成了大自然最美的音韻，令我這久別歸來的遊子，不自覺的停步，駐足細細聆聽。

一路上，接二連三的碰到面熟親切的鄉人，他們以愉快的鄉音，用着淳樸的字眼向我打招呼，使我的心田溢滿鄉情的溫馨。

回鄉的翌日，趕早即起，在晨霧瀰漫的山頭，等待着黎明的第一線曙光。悠閒的下午則到堆滿秋日落葉的河谷釣魚。而一當絢麗的黃昏降臨，我怎會忘了到故鄉最美的村道上散步，欣賞西天最後的燃燒呢！。

短短的假日，晨昏徜徉於故鄉的美景裡，使我久積着塵埃的心靈，受到了洗滌，又恢復我鄉下人的面目。

而那一時刻，終將來臨，我將帶着滿滿的家鄉的芬芳和淡淡的離愁，告別我的故鄉。

